

嘘！这些话千万别让 AI 听到

杨抒忆

最近发现，听 AI 生成歌曲的次数越来越多。

最初是听到一首烟嗓男声翻唱的歌，惊为天人。音色无懈可击，技巧细腻无瑕，尤其是那强劲拔群的高音，堪称“铁肺”，真人要这么唱怕是会活活累死。一曲听罢，那叫一个荡气回肠！得知这首歌是 AI 生成，我暗暗叫绝之余也不由感叹：真人歌手不加把劲的话，怕是要被 AI 抢掉饭碗了。

后来听得多了，发现生成单首歌曲对 AI 来说不过是“毛毛雨”，它能一次性生成整个歌单，流行、民谣、摇滚等都不在话下，想听什么随时生成，首首不重复。甚

至语种都不是障碍，只要你愿意，连已故的外国歌后都可以“起来加班”，为你深情献唱粤语歌。虽然生成的歌词略显单调，但编曲和演唱完成度极高。按理说 AI 音乐是没有灵魂的，可为什么我会被感动落泪呢？我知道它只是一堆随机代码，可它给了我真实的慰藉，那它算是真的艺术吗？

除了音乐，AI 还毫不客气地“入侵”了文学创作领域。我常听有声书籍，最近刚听完一本充满十九世纪风情的小说，讲的是一位农场主女儿与一位混血女牛仔之间惺惺相惜、相互救赎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人物鲜活饱满，然而听完之后，我

才注意到简介里有“AI 生成”的提示。AI 编故事已经这么厉害了吗？想想真是奇妙，人类发明 AI，本意是让它完成重复枯燥的工作，可它却在艺术创作方面带来了“降维打击”。人类引以为傲的“创造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自己也常用 AI，工作时，它是得力的“搭档”；生活上，它是贴心的“顾问”。我爱用 AI，因为它效率极高、知识广博、任劳任怨。我也怕用 AI，尤其是写作时，从不敢用它代劳。虽然它写得很好，但它表达的是我的真实情感吗？由它生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语，会不会代替我的真实想法，而我还茫然不知呢？这种界限已

经越来越难判断，不能不让人心怀戒备。

说到底，AI 只是工具，抗拒它、畏惧它都没有意义，就像有了计算器后，再数手指头没有意义一样。不论技术如何进步，AI 变得如何聪明能干，评判它工作成果的，始终是人。只要人的审美不“拉胯”，人的思想保持清醒和独立，AI 想在创造性上取代人类，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在与 AI“协同进化”的路上，人类也须勤学善思，不然怎配当好这个“智力共同体”的主人？

作者在此特别声明：本文不含任何 AI 生成成分，纯人脑思考、手打而成，可“放心食用”。

从“外来客”到“扎根者”

——浅谈敖笑之诗歌《莲花，你好！》

刘华

笔者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莲花人，生于斯长于斯，读到敖笑之的《莲花，你好！》（见 2026 年 6 月 7 日《萍乡日报》三版“金鳌洲”），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笔者起初认为这首近百行的诗歌，只是献给莲花县的赞美诗。然而，细读之下，却能品味出一条清晰而动人的暗线——诗人的身份之变。诗人并未将自己置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位置，而是坦诚地呈现了从“外来仰慕者”到“驻村第一书记”，最终与土地融为一体的完整心路历程。这一转变，既有个体情感的深化，更折射出当代乡村叙事中一种值得关注的书写：知识分子如何告别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或感伤怀旧的挽歌情绪，真正“融入”乡村，成为与土地共同生长的实践者。

诗歌开篇即确立了抒情主体的初始身份——“我与周敦颐老先生一样，百花之中独爱莲”。此时的“我”是一个文化的仰慕者，与莲花县保持着审美距离。诗人将物理属性的莲花作为切口进入，以简简单单

的“不一样”三个字，自然而巧妙地过渡到地理意义上的莲花。接下来，诗歌对历史的追溯和对先贤的罗列：“秦时明月照过琴亭出土的桐鼓堆东周墓/释惟则、刘元卿、朱益藩、宁榜高……”都是一个外来者带着翻阅地方志的视角，对莲花深厚历史文化的审美表达。这一阶段的“我”，本质上是历史文化的审美主体与观光客，以“爱”的姿态表达敬意。但“爱”本身暗示着某种间距——“我”爱莲，但“我”并非莲。

真正的转折发生于诗歌的后半部分。当“萍莲高速”展现现代化图景，“我”的身份被具象化：“一声‘第一书记’是给我的无上荣光/更是实实在在扛在肩头的责任和义务”，这两行诗句中，诗人将荣誉与责任合二为一。他没有虚浮地自我标榜，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荣光”背后是“责任和义务”的沉重。紧接着，诗人以近乎宣言的方式划清了与传统文人乡村叙事的界限：“或许，我终将是莲花的过客/但我现在绝不做看客和过客”，在这里，“过客”是时间性的，

注定离去；“看客”是姿态性的，保持旁观。诗人拒绝了这两种身份，选择了一条更为“曲折”的道路——成为“融入者”。

这种融入，在诗中得到了具体化的呈现：“我以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这是身体的在场，拒绝坐在空调房里高谈乡土；“雨夜，我的双脚静静地捕捉困难农户/那一声长长的叹息”——此处与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敞开听觉，主动搜寻困难农户的苦难并与之共情。而“以敏锐的眼光穿过夜的暗黑/寻找如星火闪耀的乡村振兴发展机遇”，则调动视觉从感性共情转向理性行动，完成了从“感受者”到“行动者”的最后一跃。

全诗最富深意的意象出现在结尾：“我愿自己是一株莲/即使生长在浅浅的水田，也曾为你/献了绿，开过花/结有籽，留下藕”，这些诗句以农耕生产的具体过程——绿、花、籽、藕，隐喻奉献的四个层次，也暗示驻村帮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的艰难过程。“浅浅的水田”的意象富含多层意蕴，既展露出一种自谦，也陈述了一种事实：表面看，是乡村土地的贫瘠、资源的短缺；暗含深意的，却是诗人虽为“驻村第一书记”，可作为突然“闯入”的外来者，扎根并不是那么天然顺遂。即便是一株莲，在算不上肥沃的土壤上，生长又是何其艰难？梦想中的乡村振兴需要情怀，更需要不懈的努力。而当诗人最终说出“从此，你便是我/我便成了你”，主客体至此彻底融合，抒情主体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伦理转向，不再有“外来客”与“扎根者”之分，只有生长于斯的共同体。

《莲花，你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它让诗歌不再是外来的赞美或遥远的怀想，而是生长在土地上的声音。当诗人宣称“我便成了你”，他的意思便成了“真正的写作不是关于土地，而是如何从土地中生长出来。”这或许正是当代乡土文学最需要的精神质地：抛弃“到农村去”的浪漫冲动，勇敢选择“成为农村”的艰难自觉。



樱桃红了没

周元勇

天上云层太厚，月亮一时都钻不出来。

月莹端着一碗饭，就着菜，坐在门前橙子树下的小板凳上吃。

父亲辉荣也端着碗走了出来，一边扒饭一边絮叨：“我生你养你 7000 多天，还比不上他 3 天对你好？你跟我说，他那 3 天好，能有几斤几两？”

辉荣说的好，是指在山壁种樱桃的彭绍青对女儿月莹的爱。妻子走得早，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把女儿拉扯大。女大不中留，留了结冤仇。这不，刚满 22 岁，偏偏就看上了老山壁的人。先不说人怎么样，就那地方，谁会嫁过去呀？

老山壁是什么地方？山里的山里。有话说得实在：“有女莫嫁老山壁，上岭下坳登楼梯。”

辉荣实在想不通，女儿是着了魔还是咋的？再说那个彭绍青，不过是个青皮后生，能有多大本事？难道那深山坳里还藏了宝疙瘩？

嫁进去只要 3 小时，走出来得耗三代人。辉荣咬死了话：“除非自己眼睛一闭上了天，否则，绝不同意。”

彭绍青没说什么话，也没去争辩，只带月莹去看他的樱桃园。

樱桃园里，土是松的、风是软的，阳光落下来，连石头都暖暖的。彭绍青指着光秃秃的山坳说：“月莹，你看，这里

的土松软松软的，还富含硒和锌，种出来的樱桃黑红油亮，别处都比不了。我这樱桃园全部种上，有四五千棵，以后，你想吃就吃，想卖就卖，你就是樱桃园的老板娘。”

彭绍青收住了脸上舒心的笑意，低头刨地，一锄一锄，把樱桃园刨出了一片优美的声响。

月莹站在一旁，沐浴着带着樱桃清香甜味的阵阵微风。辉荣只当是画饼，说：“这哪是前景？这纯粹是一张饼，一张大大的饼。家门前李狗子家的毛桃园当初也说会挣大钱，现在连老本都亏尽了，只剩一个破棚子啦。”

月莹没争辩，放下碗筷，夜里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了，去了老山壁。

辉荣没去追，也没去找。他知道月莹在那深山坳里，去找也无用。

辉荣说：“樱桃有什么好，核大肉薄，还不如毛桃实在。我不吃。”

樱桃养颜美容、开胃健脾、补气补血。月莹爱吃樱桃，彭绍青便一棵接着一棵种，满山满坡地种。

彭绍青说：“月莹，等樱桃挂果了，想吃，只管摘。”

彭绍青称月莹为樱桃公主，说：“等收成稳了，再把果子挑到山下卖，换了钱，好好过日子。让咱的樱桃公主变成樱桃皇后。”

月莹信，看着枝头渐渐饱满的果实，眼睛都是亮的。

老山壁的鸟鸣，清脆动听；山间的花，绚丽多彩；山坡的草木，碧绿葱茏。月莹望着这山这水，她想起了父亲辉荣，想起了父亲的老屋。

她想，也许，父亲总有一天会懂她，会来老山壁看一看这里满山满岭红黑透亮的樱桃。

“辉荣，你女儿送樱桃给你吃了吧？”

“老山壁的樱桃好吃啊，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咯。”

旁人一句句打趣，辉荣只当是戳心窝、戳背脊骨。他不答，也不吃樱桃，就算吃，也绝不吃老山壁的。要吃就吃门前的橙子。

第二年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辉荣的头发一夜间白了大半，像落了一层灰、一层霜、一层雪。

一看见樱桃，他就觉得那红果子扎眼，像一颗颗烧红滚烫的子弹，专打他的太阳穴。于是，辉荣就喝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得满面通红，喝得青筋凸显，喝得眼前的山、树、屋，全都晃成一团模模糊糊的红，喝得天地人浑然一体。

后来辉荣就开始哼调子，没有词，只有含糊的腔调：樱桃红了……

声音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一颤一

颤地，夹杂着“沙沙”的响声。

远在山壁上的月莹和彭绍青，一点也听不见。两人一心打理着樱桃树，盼着果子甜、卖价好，盼着老山壁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甜。

一日，月莹再也克制不住思念，悄悄回了家。只见门柱上，一只灰蚂蚁慢慢爬，几只蜜蜂嗡嗡自飞进飞出，屋檐下的麻雀叽叽喳喳，它们只认识辉荣，不认识许久未归的月莹。

月莹把一袋红亮的樱桃放在积了一层油垢的饭桌上，没敢出声，然后悄悄地转身走了出来。她低头看见橙树下的竹椅断了一条腿，用砖头歪歪斜斜垫着。几片枯叶，落在断腿旁。

月莹静静地站在树下，张了张嘴，一声“爸”还未喊出来，却堵在了喉咙里，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回转身，轻轻地抹了一把脸，低着头就往老山壁走了。

走到半路，背上突然一阵发冷，像有人在后面看了她一眼，转瞬藏进了路边的丛林里。

天黑前，月莹快到老山壁的家时，恍惚看见父亲辉荣的影子在门前一晃。心里猛地一紧，打了一个寒颤。

第二天清早，月莹接到娘家邻居打来的电话，声音刻意地缓和，轻轻地问道：“月莹，樱桃红了没？你快回来一趟。”

萍水湖(组诗)

刘正辉

新荷

大雨洗过萍水湖后
满湖新荷，宛若初生的婴儿
被湖水温柔托举
荷叶小巧，莲茎柔嫩
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可它们早已扛过疾风骤雨
吸纳天地间清润灵气
无需旁人教导何为清白
自守一颗不染淤泥的本心
纵使世事如风雨飘摇
心底仍然揣着纯粹童真
坚信终将舒展芳华

温情

晨风漫过萍水湖
四周清寂，本无一丝杂味
但湖边嫩柳和青草
缓缓荡漾草木的清香
如昨晚那对青年伴侣
留在湖堤上的私语
清风如梳，轻拂一湖波光
水下成群结队的鱼虾
有的在觅食，有的闲庭信步
也有的竟学着湖畔恋人
相依相偎，轻吐温柔
原来水底世界
亦藏着人间一样的脉脉温情

静夜曲

夜幕降临，湖水静静地
躺在萍水湖的怀抱中
虫鸣低缓，从小草间释放出来
除了虫鸣，小草好像还隐藏着
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正如我们隐身尘世，包容一切
难以包容的东西
今晚无月，星星也不知去了哪儿
只有一阵小小的风
在湖边徘徊，不知道
在传递着什么信息

湖水的哲学

清风携着丝丝缕缕的湿意
缓缓吹向萍水湖，却在湖面上
涟漪一般乱作一团
湖水碧绿如玉，但深不见底
它坦然接纳一切突如其来的慌乱
也能终身守着一湖波澜不惊的宁静
在湖边待久了的人，自然而然地
深受湖水的熏陶
无论世界多么喧闹，仿佛都与它无关
纵使人性多么复杂
无非是折腾自己，或者放过自己
而它只愿意，把自己活成一湖静水
一张未经世事的白纸

镜头

王芳

总爱对着光影停留
喜欢快门的速度
想把眉眼、笑意
都细心地收入相册呵护

偏爱镜头里的模样
盼每一张相片定格
都藏着恰到好处温柔

可忽然冒出来的几粒青春痘
悄悄爬上脸颊
使得心里长出了
一个小小的愁宇

反复翻看相册
微微皱眉，又轻轻摇头
爱美本是天性呵
谁不盼容颜清爽、无忧

依旧喜欢举起镜头
让风掠过发梢，笑容留在枝头
不过几粒青春的印记罢了
那也是岁月
悄悄写下的回忆录

